

《金刚川》导演郭帆：重视沟通，团结协作效率高

■ 本报记者 赵蔚

截至目前,《金刚川》的票房已突破4亿元。
不同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等众导演各拍一部短片,形成最终成片的方式,《金刚川》需要三位导演各司其职,既合作又分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就一部完整影片。
导演郭帆主要负责影片第二个段落“对手”的部分。在正式开机前,郭帆已经完成了镜头的预拍摄。这样就能有序安排2600个视效人员按部就班地完成这些镜头。
谈到这部影片的合作与分工,郭帆说,“这是一个协同创作的过程,特别是最后成片,会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简单把它区分开哪段是谁拍的,全剧组5000人真的是拧成一股绳。”



重视沟通,合作效率高

《中国电影报》:请您简单讲述下您导演的这部分故事。

郭帆:这个故事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简单的故事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整个中国人民志愿军顽强的战斗精神是值得我一直去学习的。“金刚川”是朝鲜的一条河的名字,这条河上有一座桥,这座桥是通向主战场的“动脉”桥梁,也就说这座桥是我军去运送人员、物资、弹药的必经之路。

所以在最后这场战役之前,我军必须要守住这座桥。但是,美军不断地轰炸这座桥。在美军的进攻下,桥多次被炸断。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在一晚上的时间,这座桥被轰炸了三次,三次又都被修好的故事。

《中国电影报》:因为这部电影的拍摄模式是三个导演合拍,这种模式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郭帆:当然,沟通成本会比别的影片要高很多。最难的其实是大量沟通,举一个小例子:片中有大量地面阵地与天上的飞机对战画面,可能是一扫而过的两个镜头,但这两个镜头不是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拍摄的。

其他组在丹东拍,我在北京拍。如果把这些镜头剪在一起就需要大量沟通,演员怎么看,飞机朝哪个方向飞,甚至地面开了几枪几炮,这些都要沟通。我和张译有时夜里三四点还打电话,我说你眼睛还得往上抬。

特别是到了后期,所有的视效、混音和配音都必须融合在一起。我记得成片前一天我们三个导演一起看,很难分清哪个镜头是谁做的。其实最开始是按照各自的擅长进行分工,但最难的是完全融合在一起。不管是前期还是后期,都有大量的沟通去完成、协调,怎么才能够对位,能够接在一起而且看着舒服。

用预拍的方式保进度保质量

《中国电影报》:那这部电影在特效上会有《流浪地球》的印记吗?

郭帆:这是完全不同的影片,所以不会有《流浪地球》的风格。

《中国电影报》:那在特效方面会有一些

独到的地方吗?

郭帆:我们会尽量更写实一些。

《中国电影报》:您之前没有拍过战争片题材,拍摄战争片有哪些挑战?

郭帆: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全片应该是600多个视效镜头,而且它不是相对简单的,是很复杂的,有很多是全CG的。所以需要大量前期准备,想在短时间完成,就必须明确知道到底有多少个镜头。

我们看景的时候,把金刚川36平方公里的山川河流整体扫描了一遍,之后就有基础物理环境的底子。但上面还需要有树木、河流,这些都需要准备。要用三维技术建一棵树,需要有树干、树叶,但一个山丘上不可能只有一棵树,而把这棵树不断复制的话,观众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假的。怎么办呢?我们就做了100多种树,拼在这里面,才能产生植物多样性的感觉。

我们当时有2600人的视效团队,如果不知道需要多少任务量、多少镜头,我们就没有办法用好这2600人,所以必须知道怎么分工,这是很重要的前提。

《中国电影报》:那这次拍摄在技术层面有没有什么新的尝试?

郭帆:技术层面倒是没有新的尝试,但流程上面其实是有的,要保完成保质量。我们其实也想了一个方式,我这边涉及的特效太多了,所以制作流程是基于故事先把整个的分镜做出来,这个分镜用了4天的时间,然后再花了4天时间去虚拟拍摄。虚拟拍摄是之前没有尝试过的,虚拟拍摄完之后,我们又花了4天的时间去剪辑,12天的时间,把整个的动态预览完成了。但这个动态预览跟往常不太一样,因为虚拟拍摄的好处就是增加了动作捕捉,增加了表演,我们再去把这个剪辑的时候它的精准度会高。

虚拟拍摄因为有演员在表演,所以动作、时间卡得会相对准确一些,而且由于有表演,我们的剪辑会更接近于最终的实拍效果。

《中国电影报》:您觉得影片想传达什么样的精神?

郭帆:《金刚川》这部电影是为了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而拍摄的,就像我们手环上写的一样,我们是为了长眠的英雄而拍摄这部电影,希望更多的观众可以为了长眠的英雄来看这部电影,支持这部电影。

《金刚川》创作就是抗美援朝精神的缩影

■ 本报记者 姬政鹏

紧急任务、联合作业、爆破特效、战争场景、方言对白、青年演员……业内看来影片《金刚川》在创作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种种困难,在导演路阳的采访中并没有提及,聊到更多的反而是“新鲜”和“信任”。
“新鲜”指的是面对紧急任务联合作业时随机应变的创作和沟通形式;是轰炸和火力对决等大场景中的人群调度和场面控制;是台词对白上灵活的方言化处理;是高难度题材中对青年演员的选择和重用。

从其余两位联合导演到片中合作的青年演员,从物理特效团队到制片和移动部门,路阳对于整个创作团队的信任和肯定也溢于言表。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金刚川》的创作难度业内公认,主创团队在创作过程中也克服困难,共同努力,从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到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不仅体现在影片原型中的战士们身上,也在70年后影响着电影《金刚川》的创作者们。

就像采访最后,在谈及影片的故事核心时,路阳说的那样,“从上个世纪初到现在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经历了很多苦难,是都顽强地走过来了,而且也创造很多的奇迹,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任何形式的艰难险阻,都会不计代价的一往无前,我想《金刚川》可能就是这种精神的缩影。”

联合执导、动作设计、方言对白 尝试带来新鲜感

《中国电影报》:因为这次是联合执导,请问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路阳:没有,这次这样三个导演共同来拍摄一个故事而不是一个短片集的形式。这样的电影,我是之前没有机会参与过,还是很新鲜的。

《中国电影报》:《绣春刀》的动作设计在武侠片的真实性与力量性上有很大突破,此次在《金刚川》这样的历史战争题材作品中,您对动作设计上又有怎样的构思?

路阳:其实我们需要做到的,是尽量去找到那个年代下,战争环境里面相对真实的氛围,我们希望给观众看到,那个时候的很多个体,在这样的环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物状态。所以我们就不是在古装片里面的那种设计思路,还是以真实为第一要务。其实更多的是爆炸场面,然后会有一些枪火的场面,肯定和《绣春刀》里面有那种套招的兵器格斗完全不一样。

《中国电影报》:影片中高福来和刘浩大量使用了方言对白,有什么趣事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路阳:方言对白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某种方法,让每个角色都在这个电影里面更朴实,更真实,让观众更容易相信。所以我就跟演员们去聊,我说希望他们能够在表演的时候说自己的家乡话。然后很巧的是,九霄和邱天都是四川人,然后邓超是江西人,我说那你们能不能可以能不能在处理台词的时候讲家乡话。虽然当时邓超担心说江西话观众可能会听不懂,但是我没说问题,一是有表演,有情绪,而且我们还会有字幕,而且就是不同地方的文化,有碰撞,会很有意思。最后九霄用四川凉山的方言来表演刘浩这个角色时非常朴实,非常生动。甚至有时候会忘记他是个演员,他也找到了自己跟这个角色之间的共性。

从导演到演员,从特效到制片 高难度任务下的配合和信任

《中国电影报》:《金刚川》中轰炸、火力对决的大场面很多,在人群调度和场面控制上有没有遇到哪些困难或者让您特别兴奋(或危险)的时刻?

路阳:其实,我们的现场物理特效团队是国内最顶尖的团队之一,而且之前我们合作过很多次,那个团队也参与过包括《八佰》、《影》这种大体量电影的拍摄。在拍摄之前,我们对所有的爆炸镜头,都有很详细的方案,而且每个方案都详细测试过,包括爆炸的范围、安全程度等等都是有把握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的拍摄过程中依然很小心,有很多的流程要去遵守,包括如何安排好排练和实拍顺序,什么时候去填放炸药,炸药的量怎么来控制,我们需要多大的一个炸点,需要土要炸多高等

等,都要去很精确的计算。现场工作人员也很多,有时候甚至有几百人,保证所有同事的安全,也是最重要的。

《中国电影报》:您在与制片组开会时,有什么剧情的设定和实际情况实在无法调和的,您是如何取舍?如何解决的?

路阳:没有什么特别不能完成的,只能说从方法上我们会受到很多限制,因为以前按说,有如此严格要求的电影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准备。我们就需要兼顾效率和完成度。比如我们之前选择了一处江面,我们要在江的两岸拍摄,但是江对面是过不去的,没有桥和道路。我们就要想办法,如何把人员和器材运到江对面去,而且想办法运上山,包括还有如何去充电,如何把灯光设备打亮等工程问题。好在有一个强大的制片部门和移动部门,这两个部门类似于部队里面的工兵营,就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们提前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和规划工作,让我们在保证所有人人身安全的同时,没有在叙事和情节上打折。

《中国电影报》:评价一下两位合作导演以及他们的团队,这次合作感觉怎么样?

路阳:因为他们两位都是非常厉害的导演,都拍出了很棒的作品,他们的团队也都非常专业,而且是第一次有这么多人在一个组里面共同合作。我们其实有三套班底,就三个部队在一个主题思想里共同完成一部电影,有海量的沟通工作要进行,这是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体验,也很有意思。

我们有很多群,首先是一个包含三个组的主创的群。我们要在群里面去沟通很多事情,然后每个组还分别有小群,我跟另外两位导演还有一个群,拍摄现场在山上,经常上了山就基本没有信号,可能只有到收工后,下山赶紧去查信息,然后再跟两位导演来分享今天工作进度,然后再问一下我们各自有什么需要去配合的地方。

比如说三个人之间要进行配合,互相帮对方拍些空镜啊,或者帮对方拍一些主镜头、环境镜头等,我们都会去问,今天我不是还要在这个景帮你拍些什么东西等等,那个配合的感觉还是挺好的,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其实是同一阵营的,我们要在短时间去完成这样一件高难度的任务就必须密切配合。

《中国电影报》:像李九霄、邱天这样的青年演员,在这样高难度的拍摄题材中表现怎么样?分别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路阳:其实之前我也经常跟青年演员合作,运气很好,能找到虽然孔新但是很有才华的演员一起合作,这次就有机会可以跟李九霄和邱天一起拍摄。

九霄其实我之前看过他的作品,但他还是给了我更多惊喜。他这次的表现和塑造力是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无论是他在《送我上青云》里面那个记者形象还是在《八佰》里面演的刀子都让我印象深刻,这次刘浩又是一个新的角色,这个角色身上有多重性,是一个老兵,又是一个很年轻的战士,年纪不大已经经历过很多生死了,他看很多东西其实已经很成熟了,但还是少年的心性,这样的角色不容易,九霄完成的非常好。

邱天其实我之前在另外一个导演电影里面看过她的表演,她的眼睛里面非常有故事。这次她饰演的辛岸和刘浩之间的感情,我们并不想很简单粗暴地用爱情去概括,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战场上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恰巧是发生在两个异性之间。

在这样故事里的台词很少,两人也没有太多直接交流的角色,如何去体现这种丰富的情感就有难度。但邱天具有一种古典气质,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环境里面,她能够让人平静下来,就是看到她之后,你就会放心下来,会平静了,正好就是我们需要的这种样子。

